

书间道  
Book Review

## 她的心里有一头野兽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  
《心兽》  
德赫塔·米勒著

对于小说,我一直喜欢读那种具有优美内在节律的作品,喜欢小说里的人物对话和形象描写,包括栩栩如生的心理刻画。所以,在读赫塔·米勒的时候,我要硬着头皮进行下去,因为她的小说语言,无法与我的阅读审美同频,而促使我读下去的动力在于,她的亲身经历与小说题材,是很容易引起中国读者情感共鸣的

诺奖作家。

“父亲一大早就起来,他爱躺在草地上。躺着看迎来白天的红云。由于清晨跟夜一样寒冷,红云只好将天撕开。白天在天边的显现,孤独便潜入下面草地上父亲的脑中。孤独将父亲迅速赶到一个女人温暖的肌肤旁边。他取着暖。他造了坟墓,又很快给女人造了一个孩子。”这是米勒代表作品《心兽》中的段落,短短几个句子,搭建了一个开阔的意境空间,喜欢诗歌的读者,会从里面得到快意和慰藉。

赫塔·米勒的获奖理由是,她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后有人认为,诺奖颁奖词中的“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翻译成“被驱逐者、被剥夺者”更为合适些。于是,读赫塔·米勒的过程固然艰深、生涩,但却也有着寻找甘霖的耐心,期望用她内心的伤,来治疗我们灵魂的伤,让米勒的书焕发出超

越文学作品本身的光辉。

《心兽》的中文简介颇为“通俗”:年轻女孩罗拉离开了贫穷偏僻的小村庄,去大城市上大学,和五个女孩住在拥挤简陋的宿舍里。为了逃避灰暗现实,她随意与各种男人发生关系,有工人,有体育老师。但是,她最终没能逃出她的生活,某一天她被发现自尽于宿舍……请不要带有任何窥探心理去阅读这本书,因为那样将会遭遇冰冷的思想之墙。米勒用她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笔,记录着一段历史的桎梏与暴力,读来令人心冷。

米勒说过,“我不信任语言……”她这么说的背景是,作为一名德国女作家,她深知纳粹对于德语的伤害,这种后遗症,让她的写作接近成为一种自我惩罚,从米勒的作品里,读不到什么暴力语言,但也感觉不到那种抒情的柔美。“温暖、坟墓、女人、孩子”,一个个冷寂的词,足以毁掉所有美好的词所带来的放松与愉

悦。米勒在向读者叙说着一个被驱逐者和被剥夺者内心的苍凉与孤独。

《心兽》的德文意思即为“内心的野兽”,如何让内心的野兽安静下来,或者与内心的野兽和平相处,成为米勒借以分析人的精神状态的载体。在米勒看来,柔弱无助的女大学生,被招作警卫的农民盲流,屠宰场里饥饿的工人……他们都生存在一个充满攻击的环境当中,随时都会沦为暴力的工具,人性成为廉价品,被随意转让或蹂躏。

“心兽”容易令中国读者联想到佛教中的一个词“心魔”。在大量中国文艺作品中,“心魔”是一切奇叛逆逆行为的始发点,而作为俗人,只有战胜“心魔”才是获得终极幸福的唯一通道。如今“心魔”盛行,读读《心兽》,或许会让内心安静下来,与心兽共同呼吸,给它以喘息的空间和氧气,避免在人人癌症的时代为兽所伤。 韩浩月

新书推荐  
New Books

## 《桃色与黑色剧·骰子》



2010年12月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罗伯·格里耶

收录了法国新小说派大师罗伯·格里耶的《欧洲快车》、《撒谎的男人》、《伊甸园及其后》、《N拿起骰子》等电影相关文本,包括其构思、剧本大纲、对白串联以及电影小说提纲等。“桃色”与“黑色”两种色调一直贯穿所有剧本始终。

## 《爱情没那么美好》



2010年12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布里吉特·吉罗

十一个不同的主角,十一个不同的声音,叙述十一种爱情走到尽头的枯萎面貌。在爱情的起点与终点里,作者以日常小事为主题,用简单的文字,延伸出无尽的韵味,带领读者看见甜美爱情中的残酷模样。

## 《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2010年12月  
万卷出版公司  
艾米著

《山楂树之恋》作者的新著。作者带领读者从老三的日记“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入手解读《山楂树之恋》一书背后的故事。其中老三的临终日记《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是本书的亮点。

## 《地铁》



2010年12月  
上海世纪出版公司  
韩松著

形式上由五个独立中篇组成,分别是“末班”、“惊变”、“符号”、“天堂”和“废墟”,但五个中篇彼此间有隐藏的线索交叉,这就形成了一部独特的长篇。被誉为中国的反乌托邦小说。

先读为快  
Read Faster

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  
《第39天》  
梅国云著

当市场化的氛围笼罩着文学领域,现实题材的严肃创作愈发艰难了。当代小说家始终面临着双重困境:既要在观察社会现象时保持洞察力和敏感度,又要在“小说已死”的舆论困境中抵抗写作意义的虚无。然而,诸如此类的问题却并不对梅国云的创作

## 离开军营的第39天

生活产生影响,在持续而坚忍的书写中,他以强烈的问题意识贯穿其间,坚守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的伦理面向——以笔为旗与介入姿态。

梅国云小说《第39天》以“转业”为话题,通过塑造牛大志这一形象,反映了转型时代的军队与社会生活场景。在梅国云的叙事中,以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为主线,不断将人物抛掷于生命的悖论情境。于是,以精神分析承载社会批判,梅国云的小说创作成为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新的注脚。

军旅生涯为梅国云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精神向度和丰富的情感资源,他对部队的认识也是深刻到位的。转业到地方,尽管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但他对部队某些方面的关注度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得到了加强,那就是

他的军旅小说创作。在被安排转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一口气呵成完成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第39天》创作。

小说《第39天》描写一位由特勤中队队长岗位上转业的大学生干部被安排转业后的39天生活经历。主人公牛大志,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大学生干部,满怀一腔热血来到军营,但由于个性的张扬,在军营打拼了九年之后,被安排转业。就在牛大志离开特勤中队队长的岗位后,作者通过精心“安排”,“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先是牛大志为了解救人质而枪杀自己的亲叔叔,再到为了躲避枪杀叔叔的“罪责”,在火车上巧遇恐怖分子林广进,从而制止了一起精心策划的恐怖行动。作者的这种精心“安排”,既超越了读者意料,又在小说矛盾冲突和情节发展的情

理中,反映了作家对小说艺术的把握能力。

《第39天》超越了“转业”这个话题,进而超越了军旅小说的框架,展示了转折时代转业军人牛大志的个体孤独,他艰难的身份转换和历史困惑,这是个体面对的难题,也是时代面临的难题。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失败者,梅国云以这一无可辩驳的个体存在,以虚构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严肃的社会命题。这是作品人物承担的社会意义,也是作家写作的社会责任。越是文风浮躁奢靡的时代,我们越是需要平实朴素的作品。

《第39天》以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对这一时代流行风潮进行反抗和折返。梅国云的写作再次证实了小说与历史之间的隐秘联系,他的小说创作是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新的注脚。 莫彬

悦读  
Happy Reading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  
《一个人到世界尽头》  
【奥地利】托马斯·格拉维尼奇

孤独是一种令人着迷的处境,难熬但又迫使你思考,许多关于人生转折的重大决定都在孤独中实现。如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滞留荒岛28年,终于完成理智对内心的重塑。孤独像一道堤坝,将思考蓄积成湖。可孤独总是有限的,如果它大到不着边际,理性之光还能继续指引我们吗?这是个大胆而且残酷的设想,关涉对人类心灵极远边界的划定,而对极限探索的本身也必然是极其孤独的过程。托马斯·格拉维尼奇在《一个人到世界尽头》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我看来,他解答得不但令人信服,而且相当精彩。

## 一个人到世界尽头

托马斯·格拉维尼奇是谁?国内读者或许比较陌生,但在德语文学界他风头正劲。这个只有38岁的奥地利新生代作家迄今已有七部作品问世,每一部都掷地有声,尤其是《一个人到世界尽头》更是好评如潮。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约纳斯的奥地利设计师,在平常一天的早晨,发现自己成了世界上唯一的生物,所有人都不知去向。在这部将近四百页的书中,格拉维尼奇让约纳斯独自生活了一个半月,他需要去哪,做些什么,如何思考?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孤独体验,而制造孤独本身也必然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为完成此书,格拉维尼奇整整耗去两年半的时间。

在写作之前,格拉维尼奇曾是一名出色的棋手。文学和国际象棋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东西,却奇妙地融合成一种极具特色的写作风格。棋手是孤独的,每天面对一堆枯燥的木块苦思冥想;同时,棋手又极富想象力,对弈如同打仗,木块就是他的军队,纵横捭阖,刀剑交错。在为约纳斯准备的棋局中,格拉维尼奇继续施展棋手的天才想象和严密推演。为了让主人公的行为合乎情理,他运用丰富

细腻想象力,设计大量的生活细节,事无巨细,甚至具体到吃喝拉撒。与此同时,他的精神世界也在经历裂变,先是疑惑,急切搜寻真相,随之而来的是焦虑、恐惧、绝望……这些细节不是平面的、无序的,而是沿着心理情绪的波动曲线搭建起来,因此读起来非常真实,真实到让人不寒而栗。

此书推理色彩浓厚,在我看来,作者讲了一个超现实的故事,空余一人的世界只是庞大的隐喻,借此实现他对人类心灵的拷问。只有置身极端环境——一个其他人都消失了的世界,人的注意力才会彻底返回自身,如同局外人一样审视自己的生活。故事发生之前,约纳斯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秩序是约定俗成的,个体被裹挟其中,这些通行的价值观念真的合乎我们的本意吗?当我们效仿别人去追求所谓的“成功”或“真相”,内心却在分裂:认识的人越多越孤独,明明在享受秩序带来的便利,内心却生出逃跑的念头。约纳斯经常幻想经历各种灾祸并大难不死,成为一个幸存者。是的,我们患了城市病和文明病。

一个空余自己的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昆德拉说“无非就是遗忘”。当人群消失,交流停止,幸存者面对熟悉的风景,唯一能做的就是重放记忆。约纳斯想起父母、邻居、早夭的伙伴以及去英国探亲的妻子,而金钱、权力这些词汇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哪怕是一闪而过。这样的处境,与其说是世界末日,倒不如说是功名就后的内心荒凉。当整个世界已无所束缚,他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仍然是做过的。即便对整个世界的取予,内心认同的仍然是熟悉的生活,那些认识的人和经历的事构成了区别于他人的生活边界,那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

生命的真相犹如海水退后裸露的礁石,只有当附着的次要意义被剥离,终极之门才会最后敞开。但冰冷的真相是生命无法承受之重,而那些次要意义——被我们忽略甚至蔑视的日常琐屑,那些看似肤浅的快乐,构筑了我们与沉重真相之间的缓冲带,所谓活着的乐趣指的大概是这些吧。格拉维尼奇用冷峻的笔触和残酷的隐喻为我们反证了这一生命的主题。 风行